

新華書店發行

萬惡胡宗南

羣衆日報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四八年六月

詩學叢刊之五

萬惡胡宗南

羣衆日報社編印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四八年六月



3 0471 5555 5

目 錄

- 一 志大才疏陰虛僞飾胡宗南
- 二 苦難的西北蔭管區人民
- 三 殺害西北民主人士
- 四 分化吞併西北地方軍
- 五 在陝北的暴行

志大才疏險虛偽的胡宗南

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胡宗南，現在在陝北卡着了，進又進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現在是騎上了老虎背。蔣介石培養胡宗南作他的忠實走狗惡毒爪牙，已經二十多年了，滿心希望在最困難時，用他來救駕。蔣介石在走頭無路之後，決定打延安，才使用了胡宗南的全部兵力。在替顧廷安時，蔣介石看實高興了一番，三月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還拍了一個「嘉獎電」，把胡宗南捧得上天。然而不到兩個月，事實證明，蔣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實際上是一個「志大才疏」的飯桶。

從蔣介石背叛大革命開始，胡宗南一直是蔣介石的內戰工具，除了打內戰，胡宗南成了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蔣介石對他的信任，甚至超過陳誠。但是胡宗南在內戰以及抗戰中，却總是打敗仗，是有名的「常敗將軍」。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先出馬與紅軍作戰，立即被徐向前、蔣昇鴻、陳賡等將軍所部的人民軍隊所擊敗。一九三五年在川陝甘邊作戰時，又曾被紅軍一、四方面軍困於川西北的松潘地區，幾乎全軍覆沒。一九三六年，陝甘邊山嶺堡之役，胡軍又被紅軍消滅了一個旅。這是十年內戰中最後一仗。胡宗南隨紅軍轉戰數千里，一直以紅軍手下一員敗將的資格，充當紅軍

總指揮。

抗戰後，胡宗南的第一軍在上海慈寧地損失殆盡。以後日軍進攻南京，胡宗南逃到浦口。一九三八年防守平漢南段之信陽一帶，又是連戰連敗。從此，躲入潼關，遠離抗日戰場，徘徊陝甘寧邊區門外。直至抗戰末期（一九四四年）湯恩伯在河南慘敗，遂陽等地所謂「第二線」的胡宗南軍，又是一觸即潰，望風而逃。

從一九三八年武漢會戰到現在十個年頭，胡宗南一直躲存西北，專門壓迫人民，製造內戰。他曾經發動了五次反共戰爭，第一次於一九三九年夏，向我關中解放區進攻，先後佔了淳化、醴邑、正寧、寧縣、鶩崖五個縣城，成爲抗戰中挑起內戰的第一人。第二次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向鄜縣進攻，立時受挫敗退。一九四五年第三次向關中進攻，又敗於爺台山。一九四六年第四次進犯關中，但亦被擊退。今年三月的傾巢進犯邊區是第五次了，這次規模較歷次爲大，動員其嫡系部隊二十個旅，還配合寧夏、青海、甘肅、榆林等游擊系的十個旅，共達五萬一旅之衆。胡宗南不自量力地企圖捕捉中共首腦部與西北人民解放軍主力，還大言不慚對記者說：「要建設」什麼延安。現在坐在延安的胡宗南，對於這一次軍事冒險滋味，大概會嘗到一些了。軍在陝北，胡宗南兩個月內犧牲了四個旅長，一死三俘，被擄獲了三個旅部，四個營團，一個保安團，另五個營，其他殘存消滅的五千人以上不計，平均約二十一天被殲一個旅。至於晉南，胡宗南一年多的經營，已經大體垮了，其老巢臨中即爲虛萬分，隨時可以發生巨大變化。

胡宗南是決心在西北過家日的，百戰百勝後，胡宗南即乘機把持西安。從此示警。

手。據說胡朝一度議至東關場，但接連三次失敗後，他又趕快鑽進流關，再也不敢出去了。

在胡宗南的口中，西北五省（陝、甘、寧、青、新）都是他要經營的地盤，也在其經營之中，他介紹介石在西北的大員如朱紹良、蔣驥文之流，對於胡宗南都是說配不動的，說全有這些人負責的，也是爲了掩護胡宗南的成長。

胡宗南身帶「西北王」，但他首先要消滅的並不是共產黨，因他已經深深嘗過一剿共這一長期苦刑的滋味。他首先要消滅的，還是陝西的楊虎城、高桂滋、甘肅的劉寶瑞、魯大昌、青海及甘肅西北走處的馬步芳、馬步青，新贛的盛世才，寧夏的馬鴻逵，這些人沒有不吃過他的苦頭的。楊虎城將軍部已弄得支離破碎，盛世才、魯大昌已根本垮台；劉寶瑞父子榆林，等於充軍沙漠；高桂滋的部隊已被改編；馬步青的部隊已被充軍緬甸，永遠不得回來；馬步芳被趕到同德縣，只有馬鴻逵，左協忠佔據地位便宜，還保持有延慶臨的窟窿，不過胡宗南已把他們的精力都下分化收買，馬鴻逵、左協忠也不是那終自由自在了。

胡宗南之圖新疆，爲時已久，他接濟回教從楊德安、拜章在此。當盛世才公開背叛新疆人民向蔣介石投降時，胡宗南乘機派了李德軍、楊德安兩軍先後開入新疆，逼走了盛世才，胡宗南正洋洋自得，那知已逼成新疆西北一帶的民族自衛戰爭，李、楊兩軍連戰皆敗，幾乎全軍覆沒，於是胡宗南的左手打斷在玉門關外。

胡宗南自命是「蔣介石第二」。西北還不是他最後的目的，只是他的起點。因此，日本投降後，他的野心轉向華北，他把基本部隊第十六軍仰入北平，第三軍控制平漢與正大交叉點之石家莊，而以其最精幹之第一軍及第九十軍（現均改師）控制晉南一帶，九十軍調回進攻邊區後，還將三十師、三十八師留在那裏，成爲進可以控制平津退可以奪回錫山之太原的形勢。胡宗南的野心，甚至在一個時期擴展到東北，他原想作西北、華北、東北三北之王。蔣介石把杜聿明調去東北，曾使胡宗南極爲傷心。但更傷心的，是連華北王也做不到。現在平漢、正大、同蒲都發解放棄，他的右手又切斷在黃河以北了。

胡宗南與楊虎城併起家，內部疏遠複雜，而楊虎城在陝西隱隱稱王，也毫不佩服的爲胡宗南承襲。胡宗南雖然在黃埔正牌，但他却最怕陝西黃埔自成一家，在這方面，他不僅與杜聿明關係微（均陝西人）有矛盾，而且對董鈞也極不放心，他把董鈞的第十六軍調到華北去，却把自己的嫡系第一師及九十師要董鈞去帶領。至於雜牌，則全遵照宗南衆化解體，過去的十七路軍即曾被其分化，後來孔從周帶軍率領舉行了反內戰起義。高桂滋的一個軍初被改編爲師，再改編爲旅（八十四旅），對於這標旅還不放心，又將其中一個團調到山西運城，另一個團則被調到陝北。劉茂恩部下的一個軍也被其編編爲師（十五師），再縮爲旅（六十四旅），而另以胡之一三五旅（現已擴編）編入該師，實行整編。榆林之鄂寶瑞部隊，更被編得稀爛，最近胡宗南深信鄂部「作戰不力」，又空調

兩個團到榆林，並趕將派到榆林城內趕出城外。

由於胡宗南對西北人民的橫徵暴斂，過去幾年中，陝甘各地民變蜂起，這一民變會一直發展到胡宗南統治最強的隴海線上，這種潛伏的仇恨，一旦當胡宗南失敗，就會立即噴發出來，那時，不僅陷身邊區的胡軍難得逃脫藏滅之網，其後方的老巢，亦必為此種噴發的仇恨怒火所燒盡。

胡宗南這個「西北王」的幻夢必將破滅在西北，命運註定這位野心十足，志氣才疏，陰險虛偽的常敗將軍，其一生惡蹟，必在這次的軍事冒險中得到清算，而這也是蔣介石在西安統治將要滅滅的象徵。(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

二、苦難的西北蔣管區人民

「哭怨死去吳和雄，趕快打垮胡宗南！」這就是西北蔣管區隔千萬被壓迫人民嗚呼呼聲。他們在英區胡宗南虐政統治下的苦難情形，不久以前從大關中來的三則消息中，還可窺見着：

(一) 蔣軍侵犯邊區後，大關中苦情雜沓與日俱增。其增加之捐費項目，計有：惡慰勞捐、大車費(要錢不要車)、川民兵訓練費、服裝費、子彈費、修械費、戶口費、官商印牲畜登記費、生育、死亡報告費、訂婚、結婚申請費等，此外，還有按戶提糧，不

論男女老少每人每月必須繳納白麵三斤。身份證每更換一次，須繳費幣一千三百元。嬰兒也要身份證。徵兵方面，最近又搞了兩套騙人的方法，一種是以訓練國民兵為名，將集中縣上的國民兵剝送至各兵團補充。華縣、潼關兩縣即以此方法，騙過近千人至洛川。另一種方法，是把各地派往商統之担架人員強拉入伍。公教人員徵募之薪水亦已停發。在此情況下，農民們紛紛拋賣土地，耕牛，流浪街頭為乞。

(二) 蔣胡匪軍統西省政府正火急過徵內購糧食，各地已專派高級官員親自出馬督辦。陝省十區黨部專員趙某帶人至羅靈縣古開鎮召開會議，研究勸逼軍糧辦法，會畢並派縣府稅務主任張某，縣黨部書記魏某到該縣各口鎮，三青團團長王鴻勳等至新豐鎮，要團三天內完成勸募軍糧，額數極已實府萬分，威脅收繳亦難完成，臨潼特務縣長洪陶即因「勸募不力」已被嚴訊大過一次。涇陽縣七月以來加徵糧兩次，第三次勸募亦將開始，每元田賦已由一斗八升四合增加到三斗四升四合（每斗三十斤重）。涇陽縣匪軍虛報，華縣、長安等廣大農村，不分晝夜，趁於「督辦」恐慌中，農民們為驅避將匪官虛報，近時將兩小孩在村前村後轉圈探望，望見督辦督辦的隊伍走近，便招呼「來了！」全村人民即慌亂的向野外逃奔。長安縣某村某夜因突開「備款」的隊伍來了，男女老少皆忙驚起，奔往野外躲避。第二日徵糧回家吃飯後，又迅速逃散躲避。

(三) 蔣胡匪陝西省政府近迫令各縣成立「自衛團、營」；鄉成立「自衛隊」等名，各保另組織不脫離生...

民。蔣記特務重到處猖獗，任意捉人殺人，三原僅靈前一鄉，即被拆去二十名以上，並已槍斃一名，爲加強農村保衛活動，高陵蔣黨已在鄉村中吸收一些地痞流氓，名之謂什麼「良民黨員」。中等學校學生充實軍事及特務訓練，凡軍訓不及格者一律不能升級。三原中學一年級一百九十名學生中，即有三十名學生因怕被編爲守備城防軍而退學。以上惡刑濫息，實不能說出面批蔣管轄人民生活苦難於萬一。對於蔣胡的暴政統治，已是民怨沸騰，下面的一些民謠，就道出了廣大人民的心聲：

趕快打垮胡宗南

胡宗南，走兇殘，又搵丁，又要錢。

打日本不上前，兩聯把兵都出全。

特務隊，清鄉團，想招好人都殺完。

要槍免去災和難，趕快打垮胡宗南。

二、趕快走，八音頭客。

陝西人真倒毒，南方來了舌頭客，

舌頭客，心裏黑，貪死沒活要軍麥，

還要毒把陳欠追，狗腿來搬灶下備。

軍隊來了把酒拆，女地還要把錢奪，

陝西軍人把賊草，一不小心就吃虧。

這些王八爛鳥龜，叫他趕快老家回。

(三) 打倒胡蠶

反對清鄉，拿起刀槍。抗下抗款，拿起槍桿。

打倒胡蠶，日子過詔。

(四) 恨死胡蠶

胡蠶不滅，百姓遭劫。胡蠶不亡，不斷要糧。

胡蠶不死，抽了不止。胡蠶不倒，要柴要草。

(五) 苦壯丁織

生下女子，財神打門，生下男子，瞎事尋人。

(六) 苦羅胡織

養下兒子是老蔣的，娶下媳婦是鄉長的。

生下女兒是工廠的，打下糧食是縣長的。

掙下銀錢是傢長的；你若不信，去問聯保主任。

(七) 送蔣胡謔

觸精觸亂，發齋為雞，鐵面無公，天下為私。

破格為己，下詔罪人。

(八) 反蔣胡謔

白晝怕公家，備糧執鞭棒，麥粟一場空，理直氣壯。
[五] 黑夜怕官匪，搶劫被槍杖，財帛任囊括，打燒苦難狀。

得吏太森嚴，抓丁不寬讓，『國軍』更暴兇，求饒不敢抗。
今生恨不辰，遭此難苦究，良民如水火，哭訴將誰向。

飲食不甘味，寢與朋姪喪，戰戰復兢兢，惟有獨惆悵。
羣黎瘠且癯，苦徵何日曉，鶴唳聲聲，江山迅轉樑。

(九) 逢五誌

逢五必亂，

民五走陸(陸建章，袁世凱走狗，北京執法總監，殺人如麻)；
十五劉跑(劉鐘華民國十五年逃西安八月終被打跑)；

廿五捉蔣(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

三五胡(宗南)倒。

(十) 六上謠

抗戰在紙上，建國在牆上，愛民在口上，
欲錢在心上，用人在系上，才能在衣上。

(十一) 王曲夢

勞百娃作

(甲) 秦川好

說秦川，道秦川，秦川好處說不完。
 南北二山擺兩邊，中間八水繞長安，
 廣出麥子廣出棉，打下的小米吃不完，
 長安春早黃花綻，五穀成熟把菜摘，
 潼關道上夏天好，提個籠籠上華山，
 油潑辣子清湯麵，咸陽原上過秋天，
 熱炕爐子白水炭，陝西冷娃不知寒。
 胡笠儂，是好漢，帶兵幫助孫中山，
 李德旺，是能員，提倡水利變了天，
 湯堃城，把兵練，扭轉乾坤打日蠻，
 李元鼎，真能言，吓壞王曲胡宗南，
 八百里，米糧川，文武兩般都齊全。

自從胡靈到西安，烏雲滾滾遮了天，
 殺人放火剝地皮，從此陝西不安然，
 金鑊子銀盆討了飯，秦川百姓實可憐，
 實可憐，實可憐，十室九空有誰憐。

胡宗南，發了狂，一心想當西北王，

西省城南建了殿，王曲廟裏趕城隍，

王曲短，王曲長，王曲駐下胡大王，

張家莊子李家房，一響碗掉作操場，

稻子地，碾麥場，只今姓胡不姓王，

望西周圍四十里，百姓家家發了慌。

象雁塔，小雁塔，公家條子一貼他要紮，

五台山，翠華山，和尚道士齊趕完。

為平稻地招人怨，鞭打繩拴真欺天，

老漢告狀狀不准，婆娘打死在稻地前，

大兒哭，小兒喊，媽媽莫去鬼門關。

胡宗南，遊軍校，百姓怨聲載了道，

日今城南有民歌，提起此歌真可笑：

「第七軍校，輩是胡鬧，白日睡覺，黑夜拆廟，

不要磚瓦，單要木料，太的實掉，小的添灶。」

X X X X X

西至口外嘉峪關，東止陝西東潼關，
 同漢軍隊四十萬，帥字厲上胡宗南。
 八年抗日不打仗，只打一仗在晉南。
 一仗捨了一師半，槍炮人馬送日盤。
 師部軍官正打牌，敵兵來到牌桌前，
 手槍一舉不要動，照樣一舉用繩拴。
 日本報上大標題，請看中國奔軍官。
 第七軍校把兵練，練出這樣大壞蛋。

(丙) 長寧宮

胡宗南，靈樞機，使四百姓罵不停。
 爲給蔣賊狗佩錶，因此陛下長寧宮，
 唐王當年舊宮殿，日今老將抱膝歸，
 西式門窗玻璃窗，九管匣子自鳴鐘，
 洋沙發，厚地毯，外國銀子肉常關，
 湖南刺繡西湖織，閃爍金子金龍燕，
 磚瓦木料千千萬，窮民牲口數不完，
 關金銀子用翅翅，全是老漢血汗錢。

百姓受苦自知道，有朝一日算回還。

(十二) 新城作官誌

在胡宗南匪徒的反動統治下，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亦是苦不堪言。下面這首歌論充分的說明了他們的悲慘遭遇。

新城（係蔣胡匪陝西宿府所在地）作官，少吃缺穿。

兩袋洋麵，包穀四三（原四袋洋麵，中有兩袋折成包穀四斗三升）。

衣服破爛，漿糊凍黏。

來往步履，力盡汗乾。

勛勉從公，烏鴉換斑（新城烏鴉多，早出晚歸）。

寒涼霜往，如斯有年。

一旦濶遂，靈單子靈。

三月薪金，國家恩典（死後加三月薪）。

衣食棺木，全靠募捐。

旋翻雞返，總屬殘園。

功名富貴，從此完焉。

三 殺害西北民主人士

匪徒蔣介石、胡宗南爲了維持其搖搖欲倒的統治，對於西北的民主愛國人士，和他們在全國其他各地一樣，極盡其迫害與屠殺能事。民盟西北負責人杜斌丞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七日在西安慘遭槍殺。中共發言人十一日在陝北某地向記者指出：西北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先生的被害，表示蔣介石匪幫欲以擴大對民主人士屠殺的方法，維持其搖搖欲倒的統治。發言人指出，蔣介石在屠殺民主人士時，無恥地說他們是共產黨。蔣介石匪徒於七日在西安槍斃杜斌丞先生時，宣佈杜是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實則杜先生爲民主同盟的西北負責人，一生爲民主專業奮鬥，爲西北人民所敬仰，並非共產黨員。發言人說，蔣介石匪徒在上海爲了要鎮壓工人的罷工運動，並爲了要逮捕與屠殺罷工工人，偽造了所謂「中共文件」，說中共要破壞上海的電廠。匪徒們爲了要迫害民主同盟，造出謠言，說什麼民盟接收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匪徒們在北平逮捕了許多表示不滿的份子，包括若干高級官員在內。美國政府若干官員，和美國的特務機關，過去和現在，都替蔣介石當偵探，指示給蔣介石匪徒誰是這種民主人士和不滿的人，以假蔣介石逮捕和屠殺他們。現在被迫害的人們中，不少是曾經沒有防備，對血腥屠夫魏特邁之流以及某些假裝同情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官員，明白表示過他們的立場的人們。發言人說，蔣

介石匪幫現在對蔣管區民主運動實行大規模的慘酷迫害，說明了蔣介石匪幫對自己的統治能力業已喪失信心，因為人民解放軍在一切戰場上，包括山東戰場在內，都已進入反攻，引起了匪徒們的驚惶失措，所以急於找尋殺人的藉口，使人民不致反抗蔣介石。但是屠殺將只會使反蔣運動擴大。獨裁者愈加瘋狂好殺的時候，就是他愈加接近死亡的時候，中外歷史，已經千百次證實了這個真理。

趙壽山將軍，對其故友杜斌丞先生之被殺，深表哀痛，並列舉事實，痛斥蔣胡匪幫血口噴人，誣毀杜先生煽動孔從周將軍起義的造謠實技。趙將軍憤激激昂的說：「我耳斷言，從周高舉義旗，並非杜先生所煽動，而是蔣賊滑溜離牌卑劣手段逼迫的結果。」趙將軍分析孔從周將軍起義原因稱：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蔣賊採用明昇暗降手段，蔣某從五十五師師長調任三十八軍空頭副軍長，將其部下調防至黃河南岸之鞏縣，五月，蔣賊復派遣十八輛卡車，強迫其士兵上車，分運至各地各個糧倉，逼迫其率領所有軍官至軍官總隊受訓，企圖一網打盡，因而激起了孔從周將軍起義。趙將軍說：「民國十三年我任安邊教導隊排長，從周即在我排當學兵，相處二十三年，感情深厚，從周對我從無不言之事，然此次起義，我皆不知，從周與杜先生僅只泛泛之交，又何從相告呢？」至此，趙將軍憤然立起，反問說：「蔣介石的造謠技術太幼稚可笑了，當從周在鞏縣起義時，杜先生被特務監視於西安，又怎能互通消息呢？果真杜先生欲煽動從周起義，為什麼不在從周駐防豫北時煽動呢？當時從周實權在手，而且又鄰近解放區，起義條件

豈不方便？爲什麼却在從周交出軍權遠調鞏縣以後呢？由此可見，此乃蔣賊殺害民主人士之藉口，混淆世界人士之憤技，不值一駁。」趙將軍說：「我和杜先生相處多年，杜先生爲人正直，是西北人民典型的化身，從來連紙煙都不吸，而却誣蔑其吸食與販賣鴉片，這顯然是蔣賊一貫用以殺人的藉口。」趙將軍並指出：蔣賊蓄意殺害杜先生爲時已久，遠在民國三十四年，即將杜宅抄搜一次，然而一無所獲，無從藉口；於是又街頭巷尾滿佈特務，監視杜先生一舉一動，至三十五年九月，十餘特務公開發進杜宅前院，自稱奉命前來監視，然又一無所獲，無從藉口。當今陝西人民因不堪蔣賊賣國求援進兵內戰，民怨沸騰，民變盪起之時，蔣賊妄圖垂死掙扎，公開槍殺陝西人民的代表杜先生，企圖來鎮壓陝西人民對他的反抗，維持其最後的統治。最後，趙將軍堅定而有信心地說：「鎮壓愈兇，反抗亦愈兇，猶如一棵樹被砍倒了，四周會生出更多的嫩條子長成無數株大樹。杜先生之死，對於西北人民是一個有力的號召，只有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西北人民才有生存的自由與保障。杜先生死了，他的親朋——連我在內，都會起來爲他報仇的，西北人民都會起來爲他伸冤的。」

西北著名教育家，前陝西省教育廳長楊明軒老先生，特就杜先生之生平爲人，政治主張及蔣匪所以實行殘害的原因發表談話稱：「杜先生是一個剛毅正直、威武不屈的人。在抗戰中，爲國內團結一致對外而奔走呼號，且於抗戰後，爲使西北人民少受痛苦而致力於和平民主團結，極爲西北廣大人民擁護，繼之被害，實爲西北人民一重大損

失！」楊先生繼即揭發數年來蔣家匪幫迫害杜氏之經過稱：「遠在民國三十一年，杜先生任職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委員時，即因接近一般青年學生，被蔣威認為「有問題」，而暗中指使特務搜查杜宅，並將杜先生的勤務杜燊明捕去嚴刑拷打，企圖逼出杜先生的「罪狀」，作爲殘害的「證據」，結果未達目的，從此，杜先生即辭去陝西省府委員，不與政界發生聯繫。但蔣賊深知杜先生在西北人民中情仰極高，深受人民擁護，轉而企圖利用杜先生作爲他殘殺西北人民的工具，曾先後授意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及胡宗南進行拉攏，但杜先生始終站在西北人民的立場，不受利用，並一貫本着「君子愛人以德」的態度，指責蔣胡罪惡。蔣賊見他們拉攏失敗，即親自出馬，大耍手段，曾幾次把杜先生用飛機裝來送去，但杜仍未上其圈套，且在每次會見時，總爲西北人民訴苦，告以人民負擔太重，政府官員貪污，特務橫行無忌，軍紀敗壞已極，可是蔣賊是個不容民主人士，更不願聽至委忠告的獨夫，見杜無法利用，就決意殺害。民國三十四年，蔣賊首次指使匪安特務暗中捕殺，杜氏獲悉，親向胡宗南據理質問，胡理屈詞窮，無以答辯，只得說：「我不知道，這是一種誤會，是下面的人搞的」。蔣賊以往的謀殺未遂，這次乃採取最卑鄙惡毒的手段，先把杜先生殺害，然後由中央社捏造幾條「罪狀」惡意播弄一番。可見做賊的人畢竟是心虛的！」至此，楊氏憤激而斷然地說：「杜先生是有功於國家人民的，他雖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永遠活在西北人民心中，蔣賊想用大屠殺來維持其就要崩潰的統治，實則是一種自殺政策，殺死一個杜斌丞，將會有成千成萬個杜斌丞出現。」

我們將繼續以堅毅不屈的精神，爲大西北的人民解放事業奮鬥到底。一定要給蔣賊正職的懲辦，以告慰杜先生的英靈！」

民盟西北負責人李敷仁先生，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蔣賊到西安的第二天）（被胡蠻特務匪徒用汽車架至咸陽郊外，殘暴的加以槍殺，事後幸得當地農民營救，秘密看護，恢復健康，脫離險境，繼又擺脫特務多方監視，始得輾轉來至陝甘寧邊區。李先生現任延安大學校長，從事新民主主義文教建設。他在「七七」事變後，辦的老百姓報，極爲羣衆歡迎；爲羣衆歡迎的東西，偏偏成了胡蠻的眼中釘，匪徒收買分化不成，就嚴密禁止發行、檢查稿件，上黑名單、捉人談話、逮捕幹部、檢查人口，最後竟以無正式登記爲藉口，於民國三十年四月勒令停刊了。胡蠻對於西北民主文化事業的摧殘，真是無微不至，僅以西安一地來說，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就槍殺過李敷仁先生，封閉了秦風日報，連兒童讀物的「童子報」也被迫令停刊。

四 分化吞併西北地方軍

從「志大才疏陰險虛偽的胡宗南」一文中，已可以看出胡宗南匪徒對西北地方軍的分化吞併的一斑。前胡匪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將軍爲反對蔣胡賣國、獨裁、內戰、消滅異己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會通軍全國，在電文中他這樣沉痛地說過：「余之長

官楊虎城將軍，盡瘁革命，卓著功績，只以「雙十二」之兵諫，禁錮十載，至今生死不明，其部隊又橫遭壓迫，分化瓦解，並篡奪以去，余之至友如杜斌丞、王菊人、許權中、李敦仁等年來被拘捕殺害者亦不下數十人，被害家屬咸望余能爲之復仇雪恨……

趙炳軍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間悉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孔從周所部，隨同晉南人民解放軍橫渡黃河挺進蔣管區作戰的捷報後，異常興奮，他殷切盼望前線捷報在版中爲打倒蔣介石、消滅胡宗南繼續與友軍並肩戰鬥，再接再厲，爲人民立功。趙氏並就西北地方軍的慘痛歷史教訓及其前途問題向記者發表談話，號召目前西北戰場上一切爲蔣胡驅策的地方軍趕快覺醒，退出內戰，投奔到人民方面來。趙氏先略述其手創的三十八軍被蔣賊消滅經過及新生之道降稱：「蔣賊獨夫於抗日開始後，即將我部分割使用，以大饒葫蘆的詭計讓自寇來消滅，繼之以分化、篡奪等卑鄙手段，使我軍十七師從原有之二萬三千餘人，削剩至僅餘三千餘人，民國三十三年春復轉用「調虎離山」之計，將我編去甘肅任空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而將原有三十八軍由蔣心腹張耀明帶領。但是，在我被調離不久，三十八軍官兵即醞釀反內戰起義，並蔣白乳從周、劉威誠、張復振先後率部在豫西起義，開入晉冀魯豫解放區，成立西北民主聯軍三十八軍，與中共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愛國自衛戰爭前綫並肩作戰。」趙氏繼以沉痛惋惜語氣談及目前西北其他地方軍如甘肅鄧寶珊、魯大昌等部，陝西高桂滋、左世允等部，及寧青回馬等部，或大部被消滅，或正被消滅中的慘狀。他說：「陝軍將領高桂滋雖對蔣胡奉命唯謹，但

其十七軍已發總隊的祇餘一個團，由蔣胡親信何文鼎實兼軍械，高本人僅享有「西委總署副主任」一個空頭名義。蔣胡對青（海）寧（夏）四馬更採取了以夷制夷、扶弱滅兄的毒藥陰險辦法：如收買馬步芳，打襲馬步青，將步青的隊伍編給步芳，把主席也給馬步芳，最後逼的馬步青到甘肅河州當「寓公」。回想去年五月胡宗南曾問我：「我不行，武力能和馬步芳合作嗎？」蔣胡潛滅異己貪婪不足的野心可見一斑。寧夏馬鴻逵、馬鴻賓也被離開的嫉仇如敵。所以名為四馬，實則剩下二馬。迄至去年整編時，青馬兩個騎兵師被整編為一個團，而胡之嫡系鍾松所轄之三十六師也同樣縮編，却擴大為每旅三個團，每個團僅委（據說胡現已大部被編）……」

楊虎城將軍長公子楊益風將軍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為十七路軍孔從屏等將軍、陝保六團三大隊之總義，暨蔣介石胡宗南馮玉祥西北軍罪惡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最近黨策派大隊長率領陳銀六團三大隊官兵舉行總義，是蔣介石胡宗南在陝西實施內戰政策的必然結果。』楊將軍談話記者表示向三大隊總義官兵祝賀與慰問外，並對其他在內戰前線起義的十七路軍各部談復振、劉威誠及孔從周等將軍遂致敬意。楊將軍繼續稱：『在蔣介石胡宗南鑿子手長期反動統治下，陝西人民已到了忍無可忍地步，胡宗南對十七路軍採取毒辣的分化消滅政策，激起十七路軍官兵的憤恨。而這個部隊是具有光輝的革命歷史，他們參加並堅持了反袁靖國軍、打倒北洋軍閥劉振華等役，由蒙父與張學良將軍發動的『十二事變』，對全國團結抗日更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在八年抗戰中，十七路軍轉轉戰

各戰場，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建樹了偉大功勳。例如許德中將軍濟寧策應沂口戰役，趙壽山將軍所部始則配合保定戰役，繼則堅守晉南中條山。後又在豫西戰役湯恩伯軍不戰而逃中支撐危局。但蔣介石、胡宗南對此抗戰有功部隊不予獎賞反更加緊其分化消滅手段。暗殺許德中將軍，調離岳蔚如、趙壽山兩將軍，大量派遣中央軍校學生去接替舊有軍官。十七路舊部共八萬餘人，現削弱到只剩下二萬多人。」楊將軍悲憤的說：「我的父親被蔣介石囚禁已十個年頭，我們沒有被允許進一次信，據說在長期陰暗囚禁中，家父鬚髮皆白，母親亦因鬱憤而患神經病，十八歲弟弟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今奉政協會上蔣介石宣佈釋放政治犯後，我欣喜的想着將和家父團聚，陝西各流亡士紳也會再三催促釋放，但蔣介石在人們面前又一次顯露出他是一個大騙子。」楊將軍接着揭露胡宗南歷來操縱陝西政治。文化以及屠殺進步人士種種罪行後稱：「最近這種恐怖統治更加厲害，胡宗南密令各地「清鄉」，逮捕「不穩分子」，就地處罪，在如此極端反動統治下，渭南已發生農民打死保警隊長的事。」楊將軍以陝甘寧邊區大部處於陝西境內之地勢情況，說明陝西人民是更清楚的看到邊區人民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他們將動員和團結自己的力量，粉碎胡宗南的反動統治。」

五 在陝北的暴行

蔣胡匪軍進攻以前，陝甘寧邊區人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十年的和平建設（一九二六——一九四六）全邊區耕地面積由八百一十八萬餘畝，增至一千五百一十四萬餘畝，糧食產量由一百零三萬餘石（每石三百斤）增至一百八十三萬餘石，棉花產量由一九四一年的五十餘萬斤，增至一九四六年的二百萬斤，羊由一九三八年的一萬五千餘隻，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百九十五萬餘隻，民間紡織由一九四二年的年產一萬五千餘大疋，增至一九四六年的十二萬大疋，邊區人民的生活，正逐漸走上豐衣足食並向前發展。

胡匪進攻邊區，摧毀了邊區人民幸福的生活，獸蹄到了那裏，災難就到了那裏，胡匪的姦淫燒殺擄掠破壞，比之日寇更惡更殘酷，胡匪軍隊中曾流行着如下的一首歌謠，這歌謠作了胡匪暴行的最好供詞：『好中央，好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吃了你的米和麵，打爛你的酸菜缸。又殺豬又宰羊，見了女人入洞房，走了日本鬼，咱就是皇上。走了日本鬼，咱就是皇上。日寇曾實行過三光政策，今天的胡匪所實行的，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毫無人性的一掃光。據不完全的統計，自胡匪進攻以來，邊區人民財物損失如下：糧食十九萬石、牛驢騾馬六萬五千餘頭、農具二十三萬件、豬羊雞九十五萬餘隻，紡車織布機四萬七千餘架、傢具二十九萬餘件、衣服三十六萬餘件、棉花十五

高厚，在正六萬餘疋、窰房門窗十一萬餘間、乾草二萬萬餘斤，其他衣物財錢無算。總值達農幣四二八〇〇萬萬元以上。青苗被踐踏五十萬畝，耕地荒了三百六十餘萬畝。

二 由於胡匪的洗劫，使邊區十餘年的建設化為灰燼，造成十餘年來未有的大災荒，災民達四十萬人，其中三分之二在陰歷年戌即已斷糧，主要靠玉蜀黍心、蕎麥葉、糜糝、樹皮、野菜延續生命，甚至因飢餓而忍痛弄死嬰孩，現在邊區政府林主席解放區救濟總署黨主席邊區人民及各解放區正以全力進行救災，以救活在美帝國主義幫兇下蔣胡匪軍獸蹄所造成的邊區人民大災難。

胡匪殘酷的燒殺姦淫擄掠破壞，真是罄紙難書，在西華池曾有二百多市民被匪軍用機關掃射，淳耀一二兩區僅匪新一旅一次即拉去一百二十五人，打死二十二，邊區羣衆直接被匪拉去和殺害者在四千人以上，在淳耀南自阿都寨，北至照金鎮，東至讓牛村西至何家川長寬六十里地方，施行七光政策，三百多個縣頭隊每人發給火柴兩匣，將五十個村莊澈底破壞，在匪軍盤據較久的據點附近，匪軍實行所謂併村移民政策，在高橋川，張村驛等地各長達五六十里，被敵造成無人區，下面再舉幾個地方為例：

延川縣永坪區四鄉賀家渠村在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共二十二戶居民，即有十一家不夠吃，所餘十一家每年收入也僅足糊口。一九三五年五月革命政權建立後，農民得到了土地，迄今全村已發展至三十八戶，家家夠吃夠穿，此次經過胡賊軍破壞後，業已一貧如洗。全村窯洞全部門窗、院牆大門及房屋全被焚燒，使羣衆無一可以當身之處；全

村連油鹽菜蔬調和均精竭一空，使羣衆無以爲炊；全村共被破壞一千零零四件農具，使村中竟無一鐮一犁耕地；全村牲畜幾已全被殺吃，這針織、麻繩、麻架、升斗、掃帚均被焚燬。當羣衆報記者隨民主政府工作組前去慰問該村時，親見破鍋碎缸，雞毛羊頭，遍隨皆是，米麵食糧拋撒滿地。羣衆咬牙切齒，痛恨萬分。憤清血債殺敵復仇的火焰，燃燒着全莊男女老幼的心。茲將該村全部損失初步統計開列如下：

(一) 建築：石砌窖洞七三孔之全部門窗，房屋六〇間，院牆大門一三座；(二) 食品：麥子三二石，小米一二石，粗糧一三九石，鹽八。三斗，清油二一七斤，辣子一二〇斤，燒酒五七斤，菜蔬五八〇〇斤；(三) 農具：犁三九支，耙二張，耩二一頭，鏟三二個，鋤頭一二七把，銅鍬五二把，尖鍬一六把，鋤頭一四六張，鐵鍬二七張，木鍬四〇張，鐵叉六把，木叉六〇把，鑿刀二〇八張，鋤刀二六口，斧子五一把，鋤耨一五把；(四) 傢俱：鍋五三口，瓷缸一四九口，瓷盆一九八個，盤三八七個，水桶三六個，桌子三九張，凳子七三個，籐籐七八個，籐箕一四九個，碾架一八個，銅馬杓三八個，鐵馬杓四個，銅、鐵杓一二四把，鐵箆籐一二個，鐵擦手三八個，鐵刮子三七個，切菜刀五三把，簍一二個，圍子三六八個，大掃帚二八〇把，小掃帚四〇三把，石鍋蓋四二個，高粱桿蓋子三〇〇個，籐子六二個；(五) 衣物：衣服九五件，被子一二床，毯子二八塊，毯子一塊，男鞋四二雙，銀鐲六付，銀戒指九二個，棉花四一斤，布四二丈，線二二斤，棉綫四斤，麻、麻繩二〇〇斤，眼鏡四付；(六) 牲畜：馬一匹，牛一頭，

雞五頭，豬一六口，羊二六隻，豬四二八隻。(七)其他：樹木二九七棵，柴草二八六〇〇斤，穀麥草九二〇〇〇斤。

胡宗南匪徒竟抵延安縣吳家棗園後，對這個和平繁榮的村莊，進行了卑劣的破壞，造區勞動英雄吳滿有氣憤填膺，特向全世界控訴胡宗南的罪行，呼籲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美蔣法西斯。原圖如下：

全世界喜愛和平民主的兄弟們！

冀國頭子蔣介石，派他的狗腿子胡宗南，來打陝甘寧解放區，胡宗南是沒心必的畜生，他到了那達，就燒殺到那達，姦淫到那達，搶劫到那達。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胡宗南的土匪軍隊到了我的家吳家棗園，破壞了吳家棗園的好日月光景，把莊稼碾碎在腳底下，任他們煎壓。三天功夫，宰殺了徐樹立、徐應元、張林、孫占奎的四條大犍牛，和楊明山的一條牛犛。宰殺了陳老二、賈克明、楊明山的四口大豬。捉盡了全莊的雞鴨。打碎了全莊的鍋盆。我們血汗澆下的糧食，土匪們吃不完，用來喂馬，馬吃不完，撒滿半山。你們看！土匪幹不出的毒，胡宗南都幹出了。更叫人氣憤的，就是土匪們還到處糟蹋婦女，吳家棗園李發聚的婆姨，就活活殺土匪們輪姦死了。你們看！胡宗南和日本鬼真是一個娘老子養下的孽種。

25
不管胡宗南怎兇狠，不管美國鬼怎幫忙，陝甘寧解放區的老百姓都不怕，我們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不頂惡魔鬼狂，狼來打狼，狗來打狗，胡宗南來了，我們一定要砍掉他。

的狗腦。打倒他的真美團鬼。全世界喜愛和平民主的弟兄，團結起來，殺死蔣胡害民賊，打倒美國法西斯，創造一個花花世界，永遠過平安日月光景。」

延安——這座民主聖城，明匪三月十九日（民國三十六年）竄入後，一個月後，新華社記者曾發表「魔爪下的延安」的通訊，裏面有幾段這樣寫着：「胡宗南匪徒一月前竄入延安後，這座民主聖城暫時變成了魔爪統治下的地獄。」

匪徒們拆毀了市民的房屋，扛走了門板。北關大街和南關大街的店鋪完全被匪徒們破壞了，木材全被運走，在市周圍山頭上修了彌堡，剩下的只是一片片的破磚爛瓦。新市場商號的門窗櫃台，全被匪徒們燒光了，在這零落的街道上，南關正大商店門前站着一個瘋了的老漢，帶着絕望而嘶啞的嗓音，日夜的哭叫着：「她死在那裏，我去埋，她死在那裏？」

「她」是老漢的什麼人，沒有人知道，但大家却知道，當匪徒們竄入延安那天，有幾個婦女被匪徒們輪姦死了，並把赤條條的屍體丟到山溝裏喂了狼。在南關外杜甫川（即杜甫舊居處），無恥的匪徒們，手執刺刀，輪姦手無寸鐵的少女。在曾是解放軍總部所在地王家坪一帶，匪徒們把姦淫過的農婦，趕進大花溝集中起來，以便隨時發洩獸慾。市民的財物全被匪徒們掠奪光了，在南關開小舖的郭祥福，被劫後，僅剩下的一包贖也被偷走了，但在第二天，却有一個匪徒拿着那包贖，去強迫郭祥福退出買贖的錢。南關商人高加貴揹着他的四匹布回家去，走到市郊，就被胡宗南的便衣隊搶走了。延安

大學有一鑿洞書籍，被他們一本一本撕破了，最後又被他們點了一把火焚燬。

與延安市民長期過着民主生活的延安市政府，它的最光輝的門額被塗改成可恥的「庸施縣政府」。他們承襲了日寇故技，用散發「良民證」的辦法，引誘欺騙疏敏在農村中的市民回市區去，結果有些受了騙的市民完全喪失了行動自由，老少婦孺被集中在南門外新市場溝住居，少壯青年被集中在北門外，有些又被迫「受訓」。一張「良民證」換到的是沒有一顆米的空窩，失去房頂門窗的殘破的家，與可怕的強迫集訓。」

劫後綏德城，極盡淒涼殘破景象。該城於重獲解放之第四日，於南關二郎山上，發現了一件大慘案。在兩個大坑中挖出被敵殘殺活埋的屍體十六具，死難者中包括田莊區張家溝鄉賀錫華、李治祥等共九人，他們於民國卅六年九月底被徵服無償勞役修飛機場時，被地主王慶全告密陷害。挖出來的十六具屍首都是手足綑縛，頸上緊勒繩索，口中環塞布帶，遍體鱗傷，面部青腫。死難者家屬於揮淚挖掘屍體時，無不悲憤填膺，貧農劉老婆遭地主殘酷虐待的老婆勾結匪軍陷害，劉老婆兩個兒子發誓說：「你老人家死的太慘，我們一定要給你報仇！」綏德市五區農會主任劉興業被地主夥同匪軍殘害，棄屍城郊無定河中，當浮屍撈回時，發現其舌頭被割，雙手被剝，兩隻胳膊猶如繩索所綑綁。城鄉居民，目睹此敵軍暴行均切齒痛恨。綏德城原為陝北文化中心之一，有綏德師範、南關小學、實驗小學、女子小學、幹部子弟小學等校，現校舍設備俱被毀壞殆盡，南關小學損失最慘，該校及其毗連的一百餘間民房店均被敵全毀，戰前原為一條繁華大街

現即變成一片瓦礫場。該城在解放期間，敵機民工趕修飛機場，將東郊沃地二千四百餘畝莊稼全部砍光，損失糧食是少一千斤。修築前後歷時五十餘日，每日強徵民工二千餘人，後來連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也拉去，因勞動力被徵，使農田荒蕪極多。



